

澳洲的政治風

張和蘊

今年七月二日晚，澳洲總理惠特林將副總理兼環境部長凱恩斯博士（Dr. James Cairns）革職，使工黨政府遭遇到一九七二年執政以來的一次嚴重危機。這個政治危機，猶如一場風暴。但其醞釀已久，成因也不單純。

今年六月五日，惠特林曾大規模地改組內閣，有十三位部長被調換部長職位。凱恩斯從他所兼任的財政部長調為環境部長。惠氏曾告訴他，因為他藉一位墨爾本金融業者之助，以非官方的途徑籌措海外貸款。

之後，凱氏告訴眾院，因為政府想尋求大量的中東貸款，他就和金融業者哈瑞斯（George Harries）簽訂合同。他說：「他曾寫一封介紹信給哈瑞斯，允許哈氏詢問貸款之事，但並未向彼授權；他曾發現當他在財政部時，這封信已被他人從該部檔案中移去，並把它的最重要一段刪去，再交給副檢察長從事法律審查（legal vetting）」⁽¹⁾。

不久，當墨爾本「時代報」刊載影印文件，指出凱氏之子菲力普和夥伴們認為如能從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安排廿億美元貸款，則他們將可得到一百四十萬美元的佣金。菲力普予以否認，並否認他本人有任何不合法的方式獲利。不過，惠特林政府發表了凱氏致哈瑞斯信件的直接影印副本，顯示凱氏在這信上說，假如哈氏的公司能安排任何海外貸款的話，他將給與百分之二點五的佣金。凱氏早先在衆院會否認作這樣給與的承諾。但當一家美國金融公司為了開闢油元市場向澳洲政府要求佣金時，惠特林從澳洲駐美大使館的外交郵件上獲得凱氏的這封信。據接近惠特林的官方消息說，凱恩斯已承認這封信似乎是他的簽的⁽²⁾。惠特林認為凱恩斯向國會的解釋「不能令人滿意」。當凱氏拒絕辭職時，惠氏就呈請總督克爾爵士（Sir. John Kerr）將他革職。

原來這貸款交易事件始於礦物暨能源部長康諾（Rex Connor）的「買回礦場」之構想，去年十二月他向惠特林提議一個驚人的四十億美元的計劃，擬向錫鋅河公司、三井株式會社、美國猶他國際公司和其他的外國公司買回對這個國家礦物開發的控制權，這些公司已經控制其資源產地十年以上了。

無論如何，康諾知道假如他循正常的途徑獲得這款項，他的提議將被那

些熱烈支持外國在澳洲投資的反對黨議員所否決。因此他私密地藉一個印度的倫敦經紀人肯穆藍尼（Trirath Khemani）開始談判這項交易。

隨着石油價格的上漲四倍，大家的眼睛都集中到中東。當澳洲希求款項的話被傳出去時，康諾就被國際掮客所包圍。今年初，惠特林曾因其消息走露而動怒。當千百萬元佣金的希望消失時，國際掮客更想困擾澳洲政府，在過去數月內他們已不停地向澳洲新聞界洩露消息。

據英國衛報的看法：這種困惑人的複雜貸款事件，顯出主持其事者的無能與天真；雖然這項貸款尚未成交，但反對黨已經能指出許多在行政上驕橫的例子，如協議付給驚人的利率，如跟大吹法螺的人們打交道，而誤認是和誠實可靠的人來往⁽³⁾。

當這些事實顯露時，凱恩斯和其他有關的部長們都失却人們的信任。這種事件甚至被某些觀察家指為「澳洲的水門事件」（Australian Watergate）。這次政治危機之起因，表面看來限於貸款交易的醜聞，但骨子裏，似亦與黨內派系對立有關，凱恩斯獲工黨左翼份子支持，似有試圖「取得政權」的野心。惠特林為先發制人而藉故將其革職。對此事件，工黨的左翼份子曾憤怒地提出強烈的抗議。澳洲工黨主席兼強有力的工會領袖霍克（Bob Hawke）認為惠特林所作所為，事先未與黨內及國會商討，而獨斷專行，無異視工黨為「他個人的私產」。

七月十四日的工黨預備會議，選舉曾任財長的柯瑞安為該黨副領袖；凱恩斯雖出席，但未競選該項職位。在會議上，凱氏頗受人們的尊敬，但從是日選票看來，與會人士大多和惠特林妥協，默認他對凱氏事件的處置。他們也努力促使數週來的騷動暫告穩定。

柯瑞安於一九七二年工黨執政之初即任財長。去年惠特林將他與凱恩斯對調部長職位。今柯氏擔任副總理仍兼海外貿易部長。此次他當選之後，曾公開表示，他願意在工黨內的分歧派系之間，作個和事佬。

能源部長康諾的奇特安排作辯護^④。反對黨要求政府指派一個皇家委員會（a Royal Commission），全盤調查這爭論中的事件，未獲通過。會議毫無結果。

澳洲民衆及輿論界的看法，大多認為，對這事件應該有個廣泛的調查。但惠特林公然抨擊輿論界比抨擊反對黨還要厲害。

據倫敦泰晤士報的觀察，現在惠特林的受考驗，是他究竟能否給澳洲一個可信的政府（a credible government）^⑤。惠氏的「潛在的水門事件」（potential Watergate）已滲入外交和經濟政策等，假如沒有一個客觀的調查，只有毀滅他的早已嚴重減少的信用，而繼續引起政府與民衆的不安。國會已於八月十九日開議。惠特林政府的命運現在依然未決，有待情勢進一步的發展。

澳洲是孤懸於太平洋與印度洋的一個大國，遠離紛擾的亞洲大陸，且一向以豐富的農產品和天然資源著稱於世。惟自中南半島赤化以來，暴露美國從這一地區開始撤退的弱點，共黨勢力乘虛而入，擴張霸權，澳洲能否保持

其地緣的優勢，不為侵略者所覬覦，也是個嚴重的問題。而澳洲本身的舉措如何，也是它未來安危之所繫。

將近三年來，惠特林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雖採取獨立及減少走軍事路線，但在國防政策方面，為了澳洲本身的安全，仍繼續維持美澳紐安全公約（ANZUS Treaty，或意譯美澳紐聯防公約）。由此看來，澳洲既與美國有一個重要據點。可見澳洲仍是自由國家中的一員，而與自由世界的安危有密切的關係。希望它由於內政的安定與進步，從基本上防止共黨勢力之侵入。

註① The Times, June 6, 1975

註②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4, 1975

註③ The Guardian, July 8, 1975

註④ The Economist July 12, 1975

註⑤ The Times, July 10, 1975

六十四年八月廿四日完稿

日本公明、共產兩黨的協議合作

劉令興

在方為變化之起點，其將來之演變為何，尚難逆料，但僅就事件本身而論，也就够駭人聽聞了。

日本共產黨與創價學會，在七月二十八日發表共產黨與創價學會的「同意協定」，表示今後雙方的關係為協力的行動。不論如何，這在日本政黨政治中，算是驚人的一種事態。較之社會黨的右傾聯合行動，亦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在通常的觀念上，日共是極左傾的「國際政黨」，而公明黨「創價學會」在日本是土生土長的日本政黨。一個代表極左，一個代表極右，一個是以馬克思為宗師，一個是信奉佛祖如來。但現在創價學會的會長池田大作，和日共的頭子宮本顯治可促膝相談，表現雙方的協力關係，使日本共黨和宗教團體合作，確有不同凡響的新歷史意義。因為兩種思想體系截然不同的團體，居然可以「共鬥」，確屬不可思議，但這確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日本七〇年代後半，國內政治路線的變化，真以日共和公明合作事件為最大，現

創價學會，原名「創價教育學會」，屬於法華系的新宗教，創立於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創始人牧口常三郎和戶田城聖，一九三七年正式擴大組織，以牧口任會長，戶田任理事長。當時日本軍閥執政，四出侵略，牧口乃信佛之和平主義者，因反戰思想，於一九四三年，被軍閥囚禁，死於獄中。戶田於一九四六年出獄，正式改稱創價學會。戶田任第二代會長，一九五五年開始參與地方競選活動。一九五六六年七月，以創價學會名義，被選出